**在盛夏等待**

**机电分院 汽修142 李翔**

那一年，青涩的樱花开遍了整个城市。

那是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每天晚上十点五十分，我都会准时从学校出来，一边背单词一边漠然地在站牌下等十一点钟的路末班车。  
我是一个公认的好学生，门门功课都拿第一，次次评优都在榜首。只是没有人知道，一路从耀眼的光环中走来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波澜不惊的日子里一切索然无味，樱花再美也不能左右我的视线。  
 终于，那个夜里，有一朵樱花轻轻地滑落在我眼前。  
我抬头，看见她樱花般动人的笑容轻轻荡漾在随风飘拂的几缕长发里，她手里拿着一枝洁白的樱花，在我摊开的英语课本上轻轻摇摆：不觉得闷吗？  
 我一直喜欢坐在公车的最后一排。虽说末班车乘车的人已经非常稀少，但我还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里，默然而又漠然地背我的单词，整个世界被薄薄的车窗隔在外面，又被空空的前排座椅隔在前面，我只安心于我空落落的世界里，无所谓悲喜。  
我惊诧地抬头，邂逅了她清泉般的笑涡。风扬起她的长发，带着一股清香阵阵地袭击我，我不由地吸了吸鼻子，却发现她星子一般的眼眸里满是笑意。  
 我窘迫地笑，天知道我的笑是不是有如手中的书页一样苍白。  
 她坐在我的前排，一只手扶着座椅靠背，一只手拿着洁白的樱花，轻轻地摇轻轻地笑。风从前进中的车窗灌进来，扬起她长长的黑发随着馥郁的樱花一起飘到我面前。  
 车里，除了司机，只有我和她。  
 注意你好久了，每个晚上都在这里悄悄用功。她嫣然一笑，指指右边靠车门的座位：我一直坐在那个位置，几乎每次回头都可以看到你。  
 我讶然，每天晚上乘坐同一辆车，我竟然没有发现车里还有个美丽如她的女孩。  
 她直直地看着我，我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心却跳得厉害。  
 半路，她叫停了车，不容分说地拉起我的手下了车。  
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没有半点抗拒，随着她来到行道旁的樱花树下。  
 她巧笑嫣然：你真的不觉得闷吗，怎么像个书呆子一样。  
 我无奈地笑笑：有什么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。  
 当然有办法。她站在我面前，狡猾地笑：如果你追上我，我就告诉你解决的办法。  
 她开始跑，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我对这样的游戏没有半点兴趣，拿着她刚才送我的樱花坐在路旁人家门前的台阶上。  
 她在我身边坐下，风吹起她的裙裾，如同在我身边豁然盛开了一朵洁白的樱花。  
 她的目光痴痴地望着开满樱花的天空，夜空中漂浮着不多的几颗闪亮的星星：知道吗，星星就是黑夜里的天使呢。  
 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星星，这才发现原来头顶上的天空竟然是这么美。  
 她随手捡起一只被人扔在路旁的易拉罐，跳起来，她的白球鞋重重地压下去，易拉罐扁了，在路灯下微微颤粟。  
 它就是所有的不快乐，她微微一笑说：Let’s go !  
 我们开始在大街上疯狂地踢易拉罐，我踢，我踢，我踢踢踢，把所有的不快乐都消灭掉……她快乐地叫喊着，我也开始跟着她，大声地笑起来，大声地叫起来。  
 那些声控的路灯，被我们踢亮了一盏又一盏。  
 快乐就这样无休止地在我年轻的生命里开始蔓延起来。  
 之后的每天夜里她都会在末班车上等我，然后到了半路牵着我的手一起下车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人家门前的台阶上，从她的包里拿出两瓶可乐，在满天的星光下两个易拉罐豪气地碰了又碰，或者她会淘气地不停地摇手中的可乐，趁我不备对着我拉开拉环，可乐便喷了我满脸满身，我在后面追她在前面跑，我们的笑声震落了满树的樱花。  
 我们牵着手，一边走一边踢那两只喝光的易拉罐。“不快乐”的可乐罐记载着我们所有快乐的记忆。  
 她在另一所中学里上高三，她的梦想是考上艺术学院，可以一直跳舞跳到老，我笑她，老了还会有人看吗。她浅浅地笑，舞蹈着的灵魂都是美丽的。  
 我的家比她的家先到，每次她都坚持不让我送她，她说她的家就在下一站慢慢走回去就好，我只好依了她。我转身关门的时候，总会发现她浅浅的笑，我的嘴角也会不由地翘上去。  
 我知道我的青春从此以后就有了生动的理由。  
 七月，我们微笑着走进了各自的考场。  
高考过后，因为不用再去学校，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大老远的特意从家里半夜跑出去乘坐路末班车，而且高考过后我家就从城东搬到了城西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  
 我终于耐不住，好几个白天一直往原来我家的下一站方向找下去，可是她到底住在哪里呢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。  
 九月初，我要到北京上大学了，我再一次来到路站牌下，但是最后的末班车里空空如也，我带着空落落的心情踏上了北上的火车。  
 我经常梦见她，梦见她在樱花树下轻轻地旋转轻轻地飞舞，微风拂过，洁白的樱花纷纷落在她扬起的裙裾上，她就像天使一样笑着舞着，一直舞到我从梦中醒来。  
 我伸出手来，可抓住的只是惆怅的空气。  
 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年，每次假期回家我都会在站牌下等深夜最后一趟末班车，我循着的站牌一站又一站地找下去，但是始终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她只是一颗偶尔滑过我年轻生命的流星，又或者是一年只开一次的樱花，花期一过，便了无痕迹。  
 我抬起头，满街的樱花树在寥落的天空里只剩下了仅有的几片叶子，一些怀念，一种惆怅，随着风慢慢地消散开去。  
 大三的那年，我们学校的校庆，我握着女友的手坐在大礼堂观看校庆晚会。晚会的节目很精彩，邀请了很多兄弟大学文艺团体前来演出。  
 女友很像她，这是我在众多追求我的女孩中选择她的惟一理由，当然她不会知道这些。她说冷，我只有伸出一只手握着她的一只手，她靠在我肩膀上嘴里肆意地磕着瓜子，甜蜜而轻轻的笑。  
 我把她从肩膀上轻轻移开，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台上换来换去的节目。  
 突然有一个舞蹈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洁白的长裙翩然起舞，和她配舞的是一个白衣黑裤的英俊男孩，女孩轻轻地旋转轻轻地飘动，美丽得如同一朵瞬间盛开的洁白樱花。  
 我被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，真的是她啊！  
 我的心开始狂跳，无论多少年过去，她的美丽我依然历历在目，她是一朵烙在我心上的樱花刺青，永远保留着鲜活的颜色。  
 我把女友打发走，独自一人到舞台化妆间去找她，我的心跳得厉害，等了这么久不知道她变了没有，但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。  
我像是突然被雷电击中，于电闪雷鸣中失去了知觉。在化妆间，我远远地看见那个英俊男孩正把一件外套关切地披在她身上，她扑到他的肩上，两个人很久很久都没有分开。  
 我的世界瞬间开始崩塌，是啊，我算什么呢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我算什么呢。我仓皇地遁逃，遁逃出那个许多年来纠缠的梦。美丽的幻影，瞬间破灭。  
 大四很快过去，我带着美丽而娇纵的女友回家。父母对她宠爱有加，我不置可否，对女友，我已没有了最初的激情。  
 父母让我带着女友回去看望还住在老家的伯父。整整四年了，我第一次回到原来的家，老房子墙上的爬山虎依然郁郁葱葱，只是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。  
 陪伯父伯母吃过晚饭，在那张老茶几下面，我突然看到一大沓信。年迈的伯父说：这些信不知道是写给谁的，信封上只有地址没有收信人的名字，几乎每个星期一封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  
 我颤抖着拆开信，是她！真的是她写给我的信！  
从上艺术学院开始，她就坚持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。在第一封信里，她说她悄悄地抄下了我家的门牌号码，虽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但是她相信我一定能收到这些信。她还告诉我其实她并不住在我家的下一站，我回了家后，她还要在下一站转另一路末班车回家。接着的信里她向我说着她在大学里的欢乐和忧愁，她说有男生追他了，她说她的舞蹈获奖了，她说她的脚在练舞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，她说她开始怀念那段樱花下的日子了……  
 然后慢慢读到她说她开始想我了，她说她编排的舞蹈《樱花树下》得了奖，还作为文艺交流在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庆里演出，她说在演出中她的脑子里满是我的影子，演出结束她傻傻地扑在搭档的肩上哭了……  
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，原来她和我一样，一直在怀念着对方，只不过像几米的漫画一样，一个习惯向左走，一个习惯向右走，我习惯循着站牌的路线一家家地找她，却不知道她的家并不在那一条线路上；而她习惯一封封地给不知道名字的我写信，却不知道我已经搬了家而且从来不曾回去看过一次。  
 在最后的一封信里，她说我们都马上要毕业了，她会在放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，在路末班车上等我……  
 我转身问女友：今天星期几？正在向伯母展示她那条宝石项链的女友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：星期天啊。  
现在几点？  
 十点半啊。  
 我抱起信转身就跑。  
 十点五十分，我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学校外面的那个站牌下面，左等右等，十一点，路末班车终于准时开来。  
 我的心狂跳得厉害，等了四年，美丽的故事终于有了完美的结局，就像几米的漫画那样，习惯向左走的她和习惯向右走的他终于在圆形的水池前相遇了。  
 我上了车，然而车厢里除了司机一个乘客都没有，我的心开始下沉，开始下沉，一直沉入无尽的海底，原来所有美丽的结局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，我终究错过了我一生中最初的和最真的爱。  
我闭上眼睛，一滴泪轻轻地滑落。  
 忽然，我听到车后有个熟悉的声音依稀在叫喊。我蓦然回首，透过车窗，我看到她提着长长的裙裾，正气喘吁吁地跟在末班车的后面跑过来！  
 透过微笑的泪眼，我看见她经过的地方，美丽的樱花——次第盛放。